

钱穆作品系列



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

(四)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钱 穆 作 品 系 列



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

(四)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·4 / 钱穆著. —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
新知三联书店，2009.12
(钱穆作品系列)
ISBN 978-7-108-03216-4

I. 中… II. 钱… III. 学术思想－思想史－中国－文集
IV. B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65437 号

责任编辑 冯金红
装帧设计 罗 洪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图 字 01-2008-3069
邮 编 100010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 / 32 印张 9.5
字 数 192 千字
印 数 0,001 - 4,000 册
定 价 22.80 元

序

本册乃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》中编之下，为第四册。专关隋唐五代部分。共收文十六篇。前四篇王通文中子及论韩柳古文运动，余皆论唐代之禅宗。乃占全册篇幅四之三。犹忆一九四三年春，卧病成都华西坝，累月不能下楼。一日，闲卧楼廊，忽思读书消遣，乃取《朱子语类》有关讨论宋代者七卷，逐条阅之。初谓一时觉倦，即可闭目小憩，无伤精力。不意七卷完，精力愈来，遂顺序读至终编。又逆而上溯，约可两月余而全书竟，病亦良瘥。是夏，避暑灌县灵岩山，借得山僧《指月录》，循诵毕而返。是冬又病，偶忆胡适之《神会和尚集》，借来枕上翻阅。翌春，写《神会与〈坛经〉》及《禅宗与理学》两篇。是为余撰述唐代禅宗问题之第一期。此后即放弃不理。一九六三年在九龙沙田和风台，又闲翻佛书，续成《读〈六祖坛经〉》等数篇，是为余撰述唐代禅宗问题之第二期。惟此期所成迄未发表。一九七〇年之冬，又在台北善导寺偶讲《六祖坛经大义》，信胡氏之说者纷起讨论，余所答辩，此皆不存。后又续成《读宗密〈原人论〉》及《评

胡适与铃木大拙讨论禅》诸篇，是为余撰述唐代禅宗问题之第三期。兹所荟萃，前后亦越三十有余年矣。所知犹昔，而岁月已逝。回念前尘，岂胜惋怅。

一九七七年端午节后两日钱穆自识于
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，时年八十有三。

目 录

序 1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读王通《中说》 | 1 |
| 二 杂论唐代古文运动 | 18 |
| 三 读《柳宗元集》 | 75 |
| 四 读姚铉《唐文粹》 | 87 |
| 五 神会与《坛经》 | 95 |
| 六 读《六祖坛经》 | 136 |
| 七 《六祖坛经》大义 | 148 |
| 八 记《坛经》与《大涅槃经》之定慧等学 | 158 |
| 九 读《少室逸书》 | 162 |
| 十 读宝志《十四科颂》 | 173 |
| 十一 读寒山诗 | 177 |
| 十二 读宗密《原人论》 | 196 |

十三	评胡适与铃木大拙讨论禅	213
十四	禅宗与理学	225
十五	再论禅宗与理学	241
十六	三论禅宗与理学	259

一 读王通《中说》

文中子王通，乃隋代大儒，后人以与董仲舒扬雄韩愈并尊。然其人《隋书》无传，其所为《中说》，又多伪羼。其人其书，遂多疑辨，若沦为可有可无之列。惟余读其书，确有反映出王通当时之特征，决非后人所能伪撰。既有其书，则决有其人。其人虽不能详考，其书虽不能详定，大体而论，犹多可信。兹分述之如次。

先述王通其人。《全唐文》一三一王绩《与陈叔达重借隋纪书》有曰：

仆亡兄芮城，尝典著局。大业之末，欲撰隋书，俄逢丧乱，未及终毕。

《全唐文》一三三陈叔达《答王绩书》有云：

不知贤兄芮城有隋书之作。

又云：

贤兄文中子，知其若此也。恐后之笔削陷于繁碎，宏纲正典，暗而不宣。乃兴《元经》，以定真统。盖获麟之事，夫何足以知之。叔达亡国之余，幸赖前烈，有隋之末，滥尸贵郡，因沾善诱，颇议大方。

又云：

薛记室及贤兄芮城，常悲魏周之史，各著春秋，近更研览，真良史焉。

此证王绩有兄王通，并为《元经》之书也。

又《全唐文》一三一王绩《答程道士书》云：

昔者吾家三兄命世特起，先宅一德，续明六经。吾尝好其遗文，以为匡扶之要略尽矣。然峄阳之桐，以俟伯牙。乌号之子，必资由基。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。吾自揆审矣，必不能自致台辅，恭宣大道。

是通于《元经》外，又有其他续经之作也。

又《全唐文》一三三薛收《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》有云：

天下闻其风采。先君内史，屈父党之尊。杨公仆射，忘

大臣之贵。收学不至谷，行无异能，奉高迹于绝尘，期深契于终古。义极师友，恩尊亲故。

是通之交游中又确有薛收其人也。

又王绩《答冯子华处士书》有云：

吾往见薛收《白牛溪赋》，邈乎扬班之俦。高人姚义尝语吾，薛生此文，不可多得。又知房李诸贤，肆力廊庙。吾家魏学士，亦申其才。所恨姚义不存，薛生已歿。使云罗天网有所不该，以为叹恨耳。

是薛收又确乎曾至通之家乡白牛溪也。贞观四年三月，杜如晦卒，八月，以李靖为右仆射。八年七月，右仆射靖逊位。此文云房李诸贤致力廊庙，正在贞观四年至八年间。书中仅致恨于姚薛之早歿，未见朝廷大臣，皆出文中子门下，亦未见姚薛之皆为文中子高第弟子也。

凡上引数文，虽甚简略，亦可窥王通之生平志业，与其师友风声之大概。乃王福畤《录东皋子答陈尚书书》，（以下引福畤诸文皆见《中说》附录。）略谓贞观初，仲父太原府君为监察御史，弹侯君集，事连长孙太尉，由是获罪。时杜淹为御史大夫，密奏仲父直言非辜，于是太尉与杜公有隙，而王氏兄弟皆抑不用，季父与陈尚书叔达相善，陈公方撰隋史，季父持《文中子世家》与陈公编之。陈公亦避太尉之权，藏而未出。重重作书遗季父，深言勤恳。季父答书，亡兄昔与诸公游，其言皇王之道至矣。仆

与仲兄侍侧，颇闻大义。又《王氏家书杂录》，谓贞观初，君子道亨，我先君门人，布在廊庙，将播厥师训，施于王道，遂求其书于仲父。仲父以编未就，不之出。故六经之义，代莫得闻。窃谓其说颇可疑。长孙无忌为太尉，在贞观二十三年，太宗已崩。杜淹卒于贞观二年，若福畤追记，故曰长孙太尉，然王氏兄弟抑不用，其事应距杜淹之卒前后不久。又陈叔达藏《文中子世家》不敢出，岂有所谓先君门人布在廊庙，来求遗书之事。两相抵牾，一实必一虚。又福畤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，魏公曰，大业之际，徵尝与诸贤侍文中子云云，此当在贞观四年杜如晦卒后，王氏兄弟既抑，魏徵何复特称于通。较之王绩深惜姚薛不存，则福畤此文之伪，确然可知。

又福畤《王氏家书杂录》云：《中说》一百余纸，大底杂记，不著篇目。首卷及序，则蠹绝磨灭，未能诠次。正观十九年，仲父起为洛州录事，以《中说》授余，余再拜曰：务约至深，言寡理大，其比方《论语》之记乎。因而辨类分宗，编为十编，勒成十卷。则《中说》一书之成编，乃出福畤之手，福畤亦自明言之矣。

又《全唐文》一八〇王勃《续书序》有曰：

先君文中子，《续诗》为三百六十篇，《续书》为百二十篇。当时门人百千数，董薛之徒各受其义。遭代丧乱，未行于时，历年永久，稍见残缺。贞观中，太原府君考诸六经之目，则亡其小序。其有录而无篇者又十六焉。家君钦若丕烈，图终休绪。乃例六经，次《礼乐》，叙《中说》，明《易赞》，勃兄弟讲闻伏渐之日久矣，间者承命为百二十篇作序，而兼

当补修其阙，始自总章，洎乎咸亨五年，刊写文就，完成百二十篇。

则《中说》一书出福畤编集，其子勃又明言之。是其书之多伪窜，乃出福畤，宜无足怪。

又《全唐文》一九一杨炯《王勃集序》有曰：

祖父通，隋秀才高弟。大业末，讲艺于龙门。其卒也，门人溢之曰文中子。

又曰：

文中子之居龙门也。睹隋室之将衰，知吾道之未行。裁成大典，以赞孔门。讨论汉魏，迄于晋代，删其诏命，为百篇以续《书》。甄正乐府，取其雅奥，为三百篇以续《诗》。又自晋太始元年，至隋开皇九年平陈之岁，褒贬行事，述《元经》以法《春秋》。门人薛收窃慕，同为《元经》之传，未就而歿。君续薛氏之遗传，制《诗》《书》之众序，《诗》《书》之序并冠于篇，《元经》之传，未终其业。

据陈叔达所云，及薛收之自谓，收非通之传业门人。各著春秋，亦非为《元经》作传。此皆勃承其父为妄说也。然《续书》《续诗》与《元经》之各有其书，则信而有征矣。

又《全唐文》六〇九刘禹锡《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

置使王公神道碑》有曰：

王仲淹能明王道，隐居白牛溪。游其门，皆天下隽杰。
著书行于世。

又曰：

始文中先生有重名于隋末，其弟勣亦以有道显于国初。

又曰：

文中绍扬微言，当时伟人，咸出其门。

殆其时福畤所叙《中说》已行世。禹锡见之，不深考，遂为所误。通之弟及其子孙，皆盛称通之《元经》《续书》《续诗》及《易赞》，偶及其《中说》，一因玄经诸书续经当重，《中说》模仿《论语》当轻。二因诸书卷帙巨，《中说》卷帙小。然卷帙小者易传，卷帙巨者易失。又世运既变，观念趋新，南统日盛，北统日衰，即使玄经复存，中唐以后人见之亦增反感，不之重矣。今知玄经非伪，则《中说》亦非伪，特多福畤之妄窜耳。

宋濂《诸子辨》引皮日休著《文中子碑》，谓通生陈隋之世，以乱世不仕，退于汾晋，序述六经，敷为《中说》，以行教于门人。因谓皮唐人，距隋为近，其言若此，可证通之必有其人矣。

今再读《中说》，知王通亦出北方大门第。其先祖虬自宋北

迁，仕于魏。见《文中子世家》。《中说》中引述其祖先北迁后六代之著作，有《时变论》、《五经决录》、《政大论》、《政小论》、《皇极谠议》，《兴衰要论》等。以儒学传统而不忘当世政教大纲盛衰要端，乃确乎北方门第之学统。通之自为《礼论》《乐论》《续书》《续诗》《元经》《贊易》，皆承其门风也。惟既注重历史观点与文化传统，通乃以政教为先而种姓次之，公然承认北方为正统。其述北魏皇始而叹曰：戎狄之德，黎民怀之。又曰：乱离斯瘼，吾谁适归。天地有奉，生民有庇，即吾君也。故《元经》帝元魏。其于苻秦王猛及魏孝文皆颇推誉。有曰，苻秦举大号而中原静，惟王猛知之。又曰：中国之道不坠，孝文之力也。中国士民东西南北，自远而至，猛之力也。《元经》其正名乎。皇始之帝，征天以授之也。晋宋之王，近于正体，于是乎未忘中国。齐梁陈之德，斥之于四夷也。以明中国之有代，太和之力也。又曰：太和之政近雅。江东，中国之旧也。衣冠礼乐之所就也。永嘉之后，江东贵焉，而卒不贵，无人也。又曰：其未亡，则君子夺其国焉。曰：中国之礼乐安在？其已亡，则君子与其国焉。曰：犹我中国之遗也。是通在种姓观念上，固同情南朝，而在政教文化观念上，则转向北朝。故曰：《春秋》，一国之书也。《元经》，天下之书也，以其无定国而帝位不明。又曰：《春秋》抗王而尊鲁，《元经》抗帝而尊中国。又曰：尊中国而正皇始。又曰：《元经》兴而帝制亡。盖以种姓而尊中国，亦仅能尊其文化，不复能尊其王统，此《元经》之志也。即此一点，亦可证《中说》之书，决非唐室已统一后人所伪造。其书之原本，则尚成于隋初也。

据《中说》所附《文中子世家》，通生于隋开皇之四年。开皇

九年，江东平，通十岁。此有小误。又曰：仁寿三年，文中子冠。西游长安，奏太平十二策。《中说》：仁寿大业之际，其事忍容言耶？又曰：子在蒲，闻辽东之败。又曰：江都有变，子有疾，谓薛收曰：道废久矣。如有王者出，三十年而后礼乐可称也。《世家》又云：江都难作，子有疾，寝疾七日而终。是通卒当在唐武德之三年，其寿四十左右耳。而著述斐然，诚一代之才人矣。

同时稍前，有北齐颜之推之《家训》，可与《中说》之书略相比较。之推生世先于通，其家北迁则后于王家。之推乃南士翘楚，沦陷北朝，看不惯当时北方一种胡汉混合之局面。乃曰：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，我有一儿，年已十七，颇晓书疏。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，稍欲通解，以此伏事公卿，无不宠爱，亦要事也。吾时俛而不答。异哉，此人之教子也。若由此业自致卿相，亦不愿汝曹为之。此乃凭于门第教育以求保存完整种族传统文化之深心，此乃南方人观念，然亦只限于一门一族之内，为教子教孙之语。至于《中说》，则着眼到全国全群之治乱兴衰，上下古今政教文化之大关节，大脉络。而治统非所重，此乃北方人观念。当时南北双方，同有门第，而由于处境不同，观念相异。故南方较盛小家庭制，而宗族观念转重。北方较盛大家庭制，而种姓观念转轻。此即颜王两书，亦可以觇当时南北学术风尚之大体矣。故王肃不如李安世，王肃只练习掌故仪文，而李安世则能创建制度，福国利民。徐陵庾信亦不如苏绰卢辩，徐庾只求文章绮丽，苏卢则务经术通明，期一世于治平。《中说》显属北方学统，乃递禅积累之久，而有此境，固非其或前或后人之所能伪造也。

今再就佛法信仰言之。颜书极信仰佛法，有曰：求道者身计，惜费者国谋，不可两遂。儒有不屈王侯，高尚其事。隐有让王辞相，避世山林。安可计其职役，以为罪人。此乃解释僧尼减耗课役为损国而发。当时南方士大夫，在汉族治统下，个人主义转形浓重，而国家观念转滋淡薄。北方门第则处异族政权统治下，转重社会大群胜于私人。因此南方士人之皈依佛法，若全属私人事，即梁武帝信佛，亦全出私人，若忘其身之为帝王之尊，负国家之重任者。而北方两次法难，则全从国家大群政教理论上出发。儒释对立，乃争世道。私人信仰则并不重视。而王通之对佛法，则又别有见地。

《中说》有云：

诗书盛而秦世灭，非仲尼之罪。虚玄长而晋室乱，非老庄之罪。斋戒修而梁国亡，非释迦之罪。易不云乎，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。

此谓信仰者与所信仰者当分别而论。如梁武信佛，岂得谓梁武所行即佛道乎。其说极深允。《中说》又曰：

或问佛，曰：圣人也。曰：其教如何，曰：西方之教也。
中国则泥。

信西方之教以行之于中国则泥，此仍本大群政教立论。至于佛法当否，以及私人信仰，在此可有所不同。《中说》又曰：

程元曰：三教如何？子曰：政恶多门久矣。曰：废之何如？子曰：非尔所及也。真君建德之事，适足推波助澜，纵风止燎尔。子读《洪范谠议》曰：三教于是乎可一矣。程元魏徵进曰：何谓也？曰：使民不倦。

此仍专重治道政术，非斤斤于私人信仰之异同。若为政而同尊三教，是政出多门也。若奉其一而废其一，而强民之从，则抑之正所以张之，纵风推波，亦非治术所宜取。惟求建皇极，使民群趋之而不倦，则三教可一，此犹欧阳修之有本论，在上政治得道，则在下之宗教信仰自可消减，此则王通之意。《中说》又曰：史谈善谈九流，知其不可废，而知其各有弊也。又曰：通其变，天下无弊法。执其方，天下无善教。故曰存乎其人。斯诚可谓圆机之识矣。若唐代为治者有此识，则不复有韩愈之崛起矣。

故王通《中说》，乃粹然儒者言，与颜之推之归心佛法自不同，而其对崔浩苏绰亦致不满。《中说》有曰：

崔浩，迫人也。执小道，乱大经。

又曰：

苏绰，俊人也。行于战国，可以强。行于太平，则乱。

其所上下于崔浩苏绰两人者，亦一本治道政术言，非就于崔浩苏绰两人之一信佛，一不信，而分上下也。苏绰有《佛性论》行世，